

泉孕旧影

崔义忠◎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泉孕旧影

崔义忠◎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泉孕旧影/崔义忠著. —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
2010.7

ISBN 978 - 7 - 206 - 06934 - 5

I. ①泉… II. ①崔… III. ①沈润泉—生平事迹
IV. ①K827 =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9429 号

泉孕旧影

著 者: 崔义忠

责任编辑: 李艳萍 王凤丽 封面设计: 黄立乾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 130022)

印 刷: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11.75 字数: 315 千字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206 - 06934 - 5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内容简介

《泉孕旧影》是一部反映济南历史风貌、社会变革和人文情操的文学作品，笔触由动荡战乱的民国初期军阀统治到日伪时期的政治和斗争形势。通过主人公沈润泉的成长过程和亲身经历，描述和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、浴血奋战、英勇不屈的精神。同时再现了国共两军在抗日战场上同仇敌忾、共同抗战的事迹。情节连贯、扣人心弦、结构严谨、人物性格鲜明，呼唤着人性的美丽，人生的壮丽。因此，全书在腥风血雨的场景中，仍在演奏着舍生为求永久和平的主题。全书在新中国成立的礼赞中结束。生离死别，青春喋血，换取了人类最美好的愿景——和平。这是先烈们的夙愿，也是后来人永久的祈盼。

目录

- 一 逢亲老龙湾/1
- 二 舜悦姐姐来了/11
- 三 邂逅总将官/23
- 四 惨烈的“五·三”/38
- 五 血色礼赞/53
- 六 岁月无歌/68
- 七 黎峪授命/76
- 八 叫板石钧柱/88
- 九 智除方伯华/99
- 十 巧计出城/118
- 十一 泉城失陷/128
- 十二 徂徕烽火/140
- 十三 百脉沉韵/152
- 十四 孤战虎穴/163
- 十五 石钧柱单骑擒千匪/176
- 十六 学日风波/188
- 十七 相知小林次郎/199

- 十八 沈润泉奉命进山/216
- 十九 浴血狼头峪/228
- 二十 岱岗岩红/250
- 二十一 润泉回城/271
- 二十二 于姐遇难/281
- 二十三 刑场风云/294
- 二十四 老街旧景又逢秋/305
- 二十五 巧遇吴亚兰/320
- 二十六 泉映红枫/338
- 二十七 泉韵旧影/355

● 逢亲老龙湾

老龙湾上的石岩旁杂生着草木，野里吧唧的。湾沿的石缝里一棵在阳光的映射中闪着金灿灿光的小花。招来一个三四岁大点的女孩，她好奇地看着那绚丽的花朵。充满了喜爱的眸子闪着快活的光芒。突然她离开了大人，眨眼便蹒跚的跑上石岩，去采那石缝里长出的野花。石岩让水浸得苔湿，有些青秧。一打滑“扑通”女孩便掉进了深险的老龙湾。岸上的人一片惊叫，跟着跑到了岸前，忧心忡忡地看着水面，一连串的惊叹“麻烦！”和“危险！”。任凭女孩的母亲百般的哭喊，求援，但谁也没有胆量敢下这深渊。水面上连女孩挣扎的影子都不见，莫非这女孩真的被吸进了“龙眼”？刹那间，一个小小的身影，溜雀般地一溜烟地奔上岩来，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，溅起了一簇不大的水花。也被这深潭暗蓝的水吞没了身影。人们都焦急的张望，心头提到了嗓子眼。突然听有人惊奇的叫喊，见眼前的水面浮出了女孩，她湿漉漉的脸向上仰着，身子还在水面一动一动的，像晃荡在水波里的摇篮。于是人们赶紧拉住她的小手把她抱上了岸，看着她直眨巴着眼睛站在那里，用小手吃力地推开把她抱在怀里惊悸的啼哭的母亲，又向湾沿跑去。不是去采那朵小花，而是去拉那正从水里，攀上岩的救她出水的、而此刻被人忽视的小男孩。那男孩爬上了石岩坐在那儿，对着阳光大喘了一口气，像小大人一样的看了女孩一眼，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又很认真地说：“水很深的！”

人们这才惊奇的发现，救这小女孩出水的男童也不大一点，有六七岁的样子。女孩的母亲跑上来，把男孩抱下了石岩，拦在怀里说：“孩子，是你把她救上来的？可你才多大点儿啊！”

面对这儿童跃入水面救出女孩的行为，几个在湾边上没敢下

水的大汉不觉羞红了脸，若有所失的悄悄地离开了出事的地点。一个在湾边上洗衣的女人对女孩的母亲说：“这野小子叫‘泉’儿，父母都没了，吃百家饭长起来的。愣是有种！”

女孩的母亲问：“他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没了，这孩子命苦。他爸是外乡人，吃兵粮挎驳壳枪，前年打仗死了。她妈知道后伤心悲哀的犯了心绞痛，一口气没上来就归了天。就可怜剩下这孤单单一个‘泉’儿了。白天四邻轮流给他碗饭，晚上他就一人睡在那杂院里她妈死前住过的老屋。这孩子打小就这么有血性，不白吃人家的东西，整天泅在湖里，泡在水中不时给人逮条大鱼，捞上虾蟹什么的。正宗渔民也没他这本事，撑船的、打鱼的都喜欢他，愿把他带到船上跟他一起吃饭。这孩子就喜欢水，五冬六夏的喜欢在水里打蓬蓬儿。”

女孩的母亲将脸在男孩的脸上贴了一下，亲切地问：“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男孩一字一板地回答：“沈润泉。”

“真好听的名字！上学认字了么？”

男孩摇了摇头，突然又笑了：“认得一个，还会写！”说着，捡了根枝儿在地上一笔一画却是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字。女孩的母亲审视了半天也没能认出。男孩像有很大学问似的说：“这还不认得？这念个‘泉’啊！”

“对对，是个‘泉’啊，是个‘泉’啊！”女孩的母亲兴奋地把沈润泉揽在怀里小心地问：“泉儿，愿和这个小妹妹在一起吗？”

沈润泉天真地点了下头，问了一句：“每天吗？”

“对，每天！”女孩的母亲抚了一下男孩的脸。

“你家那儿有水吗？”男孩问。

“有！”回答她的是一个童音。女孩上来拉住了他的手说：“院子里就有水，是河的过道，清浅清浅的。”

“真的！”沈润泉一下子把女孩抱起，瞪着眼贴着脸问：“那我可是你哥了！”女孩忽闪着美丽的眼睛，非常认可地点了下头。

“那咱们走！”这泉儿打小骨子血脉里就聚着这济南府里认真

的劲儿。抱着小女孩，拉着女孩母亲的衣襟就走。

“瞧，这孩子的憨实劲儿啊！给你个棒槌你就当真！”

洗衣的女人，嗅了沈润泉一眼。

“大嫂，我是当真的！我想收留这个孩子。如果有人要找我，我给你们留个地址！”女孩的母亲说。“不，不用！”洗衣女人说：“这孩子是野了点，但人挺好的，街坊四邻的虽不是什么亲戚，不见他还真割舍不得！”

“大嫂，济南城才多大的地方？孩子是长着腿的，高了兴他就会跑来看你们的。你说是吗？”

“是啊是啊，就是给你们添累了。”洗衣女人真的像至亲似的劝慰起沈润泉：“泉儿，到那要听话，别再浑野，听见了吗？”洗衣女人的眼睛有些湿润了，市井女人的心肠是软的，她心烦的时候看见别人家的孩子调皮会烦恼的斥骂，一旦那身影消失，心中便会产生一种悲悯和莫名的惆怅。

女孩的母亲，温雅的对洗衣女人说：“谢谢，那我们走了。”

沈润泉拉住小女孩说：“我背你走。”

女孩背过手去摇着头说：“我不要你背，我要你领着。”

“那我领着，你得叫哥！”

“哥……”女孩啾着嘴，甜甜地叫了一声。乐得沈润泉两手伸向天空晃着小身板兴奋得学了一声鸟叫，一下抱起了小女孩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韵絮！”

“好啊韵絮，我们去你家！”

“怎么是去我家呢？是去我们的家，我说得对么妈妈？”

“对啊，孩子，去我们的家！”韵絮的母亲欣慰地说。

沈润泉一点也不认生，像在外面撒野的孩子玩得累乏了给妈妈喊回了家一样。别人都有妈妈呀，都有兄妹呀，凭什么就我没有呢？哼，明天小伙伴们见到我，我一定会告诉他，我有妈妈了！还有妹妹叫——韵絮。他这样想！

沈润泉的新家是老巷里的一个深宅。门檐里面，影壁墙背后

可真成了小润泉欢快的世界。他并不是一个爱扎堆淘气的孩子。喜欢水是他的天性，好像他的禀赋就含有水的成分，他能独自撩着水花和水中自己的影子打架，把那影子泼得变形扭曲后，等不及水稳便旗开得胜般的手拉无形缰，跨骑没影马，在这半亩院落里驰骋。逗得韵絮跳着脚的叫好，也在后边跟着颠颠得奔跑。韵絮的妈妈总是含着笑，坐在檐前的廊下看着他们玩耍。

小润泉一个人独闷惯了，幼时一个人的夜晚让他耐住了寂寞。他从前怕夜，居在无灯的夜室，比一个成人在无月的夜色里误入了墓场，遭遇“鬼挡墙”的境遇更为可怖，更为无助。起先小润泉放声的啼哭招来四邻的同情安慰，再后来人们便冷疏了他。再往后，他一旦嚎啕便会招来男人的怒骂，女人的呵斥。人家忙累了一天生活也揪心，你这一哭闹不更惹的人烦吗？再说，明天人家还有活计。于是一到晚上，小润泉害怕想哭，就把被角咬在嘴里哽咽着让泪水哗哗地流。那茫茫的夜竟是这样的漫长。一到天亮，他就跑到水边和湖畔游水。没家没业的幼童，这泉池就是他最好的安歇地，最美的游乐场。游鱼和莲萍是他相依的伙伴，当有别的孩子到来时，他会诧异，自己的圣地怎么还会有别人来嘻玩？几个临街的孩子，也像维护自己的领地的使者样找茬要把他赶跑，别人推他他不动，骂他他无语。当一个比他大的小家伙要摁住他往水下灌他时，他竟奋勇的扑抱上去，一起下沉憋潜到水底老长时间不见动静。几个小伙伴急三火四的把他们拉起时，小润泉还虎瞪着眼睛一脸的“不信试试”的神气。而那小家伙饮饱了湖水，口角上还沾着淤泥，两眼翻白嘴里吐着白沫，小伙伴们把他背上岸找来大人，好一阵抢救，那小家伙才算恢复了神智。从那以后，那小家伙见了深水就打怵，大人们看着灌他的是一个幼童也不好怎么的。而小润泉，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自由的畅游于这舒适的天地。当他在，临街的孩子谁也不敢来，偶有孩童在此嬉戏，远远地见他来了，也会莫名其妙的惊恐逃逸。没有人和他约伴游玩，他打小独处也就有了独处的妙趣。给自己讲述故事，给柳树起个人名作自己的伙伴，潜入湖里与游鱼做捉迷

藏的游戏。别说，他去的地方还真是鱼儿扎堆的地方，他有时轰走了鱼群，而他返游时鱼群又贯游着尾随着他。一到后晌，游乏了，便摸上条鱼，看街口上谁家晾着瓜薯，乱抓几块填饱肚子，把鱼往那一搁就走人。起先临街的人都不知道是谁，只说是黄鼬大仙不吃腥儿，吞几块地瓜还你条大鱼。合算！于是便每天都晾晒，每天都有这种收获。传说，神灵一旦让人窥视就不灵了，因此那家人从不肯冒犯，不敢偷觑。而小润泉一天的游耍劳乏，回到屋里倒头就睡，夜也就不长了，一觉酣睡就到天亮。

小润泉而今有了个相伴自己玩耍的妹妹，有了一个温馨的家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和韵絮的妈妈。还有照管他们吃穿用度的女佣——于妈。于妈有五十多岁的年龄了，鬓发已经花白，脸色总是那样的慈祥，说话总是爱把手叉在襟前。韵絮的妈妈称她于妈，韵絮也称她于妈，小润泉不叫，他不习惯对别人称谓，也懒得别人理他。可他特别敬爱韵絮的妈妈，他想这一定就是我的妈妈。他妈妈死时，他并不很懂事，也恍惚了那影相，别人哭着哄他说：妈妈睡着了。再以后，人家又告诉他，妈妈串门去了，在后晌就回来了，不知有多少个后晌，他都是一个人独守着空门，候着妈妈的归来。再后来，妈妈的影子在他的梦里也没有显形，那旧影便被淡淡的忘却。妈妈是个什么样子，在他的脑海里也渐渐的成了空白。但他愿意，他太想韵絮的妈妈就是自己的妈妈，和蔼的，慈祥的，美丽的天下人谁都比不上的好妈妈，他在心里回荡着一个声音——妈妈。但这呼声却隐荡在心底，无法冲出噪音的坝堤。

有了妹妹的相伴，有了妈妈的呵护，有院有池的，树身高耸，润泉耐不住野性，得空儿便下了泉池潜候在水中，或蹭蹭地上树，骑在枝头看外面的街景。等着韵絮直叫哥哥时，他才乐得从水中跃出，或从树上跳下，同韵絮过“家家”。他知道让着小妹妹，小妹妹一会儿要扮老师，他就得坐个板凳在那儿听讲，韵絮用小手捏了半块粉笔，在石板上横横的一划，写了一个“一”字，用小大人样的口吻说：“润泉哥哥起立！这念什么字？”沈润泉笔挺了身子郑重地回答：“是根扁担。”

“嗯，嗯……”韵絮儿再看了一下石板，又要埋怨自己，她用备好的湿布抹去了那长长的一横，又用笔尖纤细地一划，写了个“一”字，又问：“润泉哥哥，这念什么字。”

润泉细细地一打量，回答得毫不含糊：“针！”韵絮说：“刚才不念‘扁担’吗？怎么又念针啊。”润泉回答：“这还不简单，长的是扁担，短的是针。”

唬得韵絮儿粉笔掉地下了，忙跑去找妈妈，可不得了，哥哥的本事太大了，“一”字念成针，可真像个针。她问妈妈：“这个‘一’字到底念什么。”韵絮的妈妈说：“这是数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的一。”

“可润泉哥哥教我说‘长的是扁担，短的是针’。”

“这孩子！”韵絮的妈妈感叹了一声，她清楚润泉的幼年是在无知无爱的嬉戏中度过的，没有受过任何文明的启蒙教育。仅是一片野性的玩心，到上学的年龄了，无论如何也要把他送进学堂。

她问：“泉儿，喜欢上学吗？”

润泉忽闪着大眼睛，认真地点了下头。

“那么，过些时候我送你进学堂好吗？”

“妹妹和我一起去吗？”

“妹妹还小，她长到你现在的年龄再一起去上学。”

润泉执拗地摇了摇头，不知为什么他好像一刻也离不开聪慧、可爱的小妹妹。韵絮一睁开眼睛，也是不及洗梳，便颠颠地跑到润泉的屋里，见他还在酣睡，便弄根小草，去戳痒他的耳朵，在他脸上轻轻地哈气，等润泉醒来时，她便嘻嘻地跑去。润泉一会儿不在身边，她都会闹着去找。妈妈的心是最软的，只好再耐得一年，让润泉晚上一年学。

润泉野气，但最懂得疼妹妹，呵护妹妹，关爱妹妹。小妹妹撒娇赌气时，他便俯下身，找根小棍递给妹妹，把妹妹驮起，自己当作战马，让小妹妹驱使，他左晃右摆地跑着，一会儿学着战马扬蹄，一会儿又去扮“瘸”驴，一拐一拐的，逗得韵絮儿直笑。作为奖励，韵絮小大人似的给润泉讲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

事：还能告诉他天上的牛郎织女是怎么回事，让润泉听得入了迷。他一下把韵絮揽在怀里：“天呀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故事？”

“是妈妈讲给我听的！”

“妈妈？！她也讲给我听吗？”

“会的，妈妈的故事可多了。”

润泉犹豫了，心想自己尽调皮了，光淘气了，一点也没帮妈妈做点什么，妈妈该生气了吧！自己还有什么脸皮去让妈妈讲好听的故事。于是他让韵絮站到一边，他要为家里做点好事，拿起扫帚便混天灰地，浮土当天的使狠般地扫起院子，于妈看见了忙喊：“你干什么了，泉儿。”

“扫地呀！”

“小祖宗，你这也叫扫地，快成掘地了。先洒上点水，轻轻地把地上的杂物扫进簸箕就行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这一扫地，地不但没干净，连玻璃都脏了，连韵絮都让灰罩住了。你看你，都成了个土人！”于妈一边说着，一边向院落里泼水。拿了块湿毛巾，给韵絮擦拭沾满浮土的脸，又用干毛巾拍打着落在润泉身上的灰，拉了他们的手，端了盆水先给韵絮儿洗脸，回头找润泉时，早不见了。他跳进泉池子里，憋着气，在水里一轮一轮的翻侧着身子游转。半晌，才虎头虎脑湿淋淋地跑到院里，去招呼韵絮。

于妈喊道：“快，脱下衣服洗洗，换件干衣服，当心凉了身子。”

“你别操心了。我这衣服穿在身上在池子里一涮就洗净了，我身骨热，一会儿就烘干了。”

“泉儿！”韵絮的妈妈站在檐前，目光里含有几分严厉。“去，把衣服换了。”润泉从来没有见妈妈用这样的口吻对待过自己，心里真的有点犯怵，急忙去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扭扭捏捏地又回到了妈妈的身边。韵絮的妈妈替他整了整衣襟，说：“泉儿，以后再也不许穿着湿衣服，用身子烘干了。听见没有！那样会落病的。”

润泉点了下头。

“泉儿。”妈妈又说了，“以后别光哄着妹妹玩，还要跟着妈妈学会认字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听见了，妈妈！”润泉的眼睛湿润了。

韵絮的妈妈并没有立刻教他认字和数数儿，而是买了一些连环画册交给了他。画面儿新颖极了！有美丽的校院，清澈的泉水，快活游戏的少年儿童。他不识字，就只能看个热闹，在房檐下研究般地解读。他试图用自己的理会去贯彻一个完整的故事。韵絮儿跟在后面央求：“哥哥，讲给我听听，讲给我听听。”这些日子，有韵絮在自己身边，润泉真是快活极了。晚上，韵絮看见天上的弯月一闪一闪的，跳着脚说：“够不着”，润泉便拿了根杆儿爬到树上枝头，仰望天空想给小妹妹钩下，而那月亮还和离地面一样遥远，他只能恨恨地拿竿子向天空一戳，嘴里喊声“啪”，好像月亮会应声掉下一样，突然韵絮跳着脚欢呼起来了：“月亮掉下来喽，月亮掉下来喽。”润泉倏地从树上滑下，诧异地问：“落那儿了？”

“这里——”韵絮儿指着泉池，那弯月如钩果然盈盈地浮现在水面，这情景润泉理应早有所见，但那只是一片玩心，根本就没有在意。韵絮拉着润泉的手说：“哥哥我要！”

润泉挠了下头，在水里捞个鱼摸个蟹的，他手到擒来，这捞月亮还是头一遭。他看了一眼水面上清澈的月光，立即来了主意，跑进厨房拿了把罩笠，提了个脸盆跑来，先将盆里盛满水，好把月亮捞上来后“养放”。他俯下身轻轻地往外舀，那罩笠往水里一放，向那银亮的弯月移动时，那月亮便摇动了身腰，像是要往水下沉，润泉赶紧提起罩笠，把那玉璧般的银月网住捞起，那水又哩哩啦啦的散入进水面，那月亮像被他的罩笠击碎了一般，洒的到处都是，一会儿又还原成完整的一个。让润泉拿个罩笠犯傻般地怔愣在那儿。

“哧”的一声笑，润泉一回身，见妈妈站在身后，她被这执着的童心感染着，为两个孩子的童年友谊感到舒心。她和蔼地说：“孩子，月亮还在天上，映在水里的是月亮的影子。你看那水面，

我们三个人不也有影子吗？难道我们也在水里不成？”润泉“臊”得挠了挠头，润泉是个要强的孩子，文化教育的启蒙对他来说相对晚了些。韵絮的妈妈给了他们这些画书，又不讲给他们听，就是要勾起他们的好奇心。让他们在画面上解答文字，勾起美的遐想。果真润泉儿浮想联翩的把那画面上的故事叙说的完整了，讲给妹妹听。韵絮儿又眉飞色舞地去讲给妈妈听。妈妈一边微笑，一边爱抚地捧着孩子的小脸说：“讲得不错，挺有意思的。但人家书上不是这样写的，人家讲的故事是这样的……”于是，韵絮的妈妈把童话故事有声有色地讲述完，既美好又完善，还有无限的遐想，在孩子的心里有一种微微的震撼，醉心于童话世界里的那种真善。

润泉绯红了脸，喃喃地说：“妈妈，你教我识字吧！我也能念书，给妹妹讲好多故事。书里的东西真好，不识字就捞不着。”

“对呀，孩子。妈妈就是这样想的，所以要先把你送上学堂。”

“我不上学堂，我要跟你学识字，我要哄韵絮，我要等妹妹和她一起上学堂。”

对于这样一个野性未泯，刚刚体验到家庭美好的孩子，声色厉竭地训斥，和冷无情面的违拗他的心愿，往往容易导致他心灵的逆反，厌学。韵絮的妈妈是个知识女性，懂得这一点。“强扭的瓜——不甜”。她要让他顺其自然地成长。

韵絮的妈妈是个大家主的女儿。韵絮的爷爷是前清的翰林，中过榜眼，做过布政使的官儿。她的父亲也是国民政府的高官，后来成了对外交涉员，做了外交官。给国民政府要员的女儿相中，便有了风情，在那女人要挟下，在罢官入监的风险中，他一咬牙，停了妻，舍了女儿，带着那女子到了国外使馆，有了做参赞的美差。把个空家舍给了韵絮的母亲，韵絮的妈妈起先是以泪洗面，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，对谁都不诉说自己的屈冤，既然上帝是这样安排的，她就应该勇敢地直面。她与韵絮相依为命，大空院里只留一个于妈打杂，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她收留了润泉这样一个儿子，虽然淘气，但这未泯的童心永远充彻着的是善良，和激情的

回报。她要用一颗爱心抚平孩子心灵上的烙伤，她要用真情唤回孩子爱的世界，体味到家庭的幸福。在妈妈的跟前，润泉总能下意识地收敛自己的野性，他感觉到妈妈身上有一种神韵，不用大声训斥，不用疾言利语，一回眸便有一种娇嗔的威严，那种端庄的气质，让你感到在她面前一点小错都不应该出现。好像妈妈就是天仙，就是童话一般。

韵絮的妈妈感叹了一声：“这么大的院儿，润泉你这一闹腾，倒增添了几分活气。要不然死静死静的，没有了人气，多冷清？过几天就好了，舅妈的孩子——你舜悦姐姐要来济南读初中了，就住咱家，她会教好你们的。”

“真的？舜悦姐姐来了，舜悦姐姐来了！”韵絮跳着脚喊。

不知为什么润泉的心里却有一点酸处，他生怕要来的舜悦姐姐夺走了妈妈对他的关爱，他担心让韵絮儿这样欢心的舜悦姐姐来了，会减缺韵絮对自己的依偎和友爱。他甚至有一点忌恨，自己刚刚在这个家里有了这样幸福的位置，干什么偏偏又要闯进一个姐姐？他不声不响地蹲在墙角孤闷的愁思，而韵絮全不觉，还在蹦跳着喜滋滋的牵着妈妈的衣角，进了屋去。

● 舜悦姐姐来了

一辆黄包车停在了门口。于妈一早就打扫好了院子，敞开了大门，早早地在门口迎候。

“太太，舜悦来了。”润泉在屋里听到了于妈喊。

妈妈笑吟吟地走出了院子，韵絮飞也似的迎扑上去。舜悦把只皮箱礼貌地交给了迎候她的于妈，叫了一声：“姑妈”，同时亲切地抱起了韵絮。

妈妈应着，也问起：“你爸爸妈妈好吗？——快放下絮儿，坐一夜车，怪累的。”韵絮把脸贴在舜悦的脸上，扭着身子撒娇地偏不下来。舜悦笑着说：“姑妈，我不累，看絮儿多讨人喜爱！”

“可不许惯她！”妈妈亲切地说。

进了堂屋，妈妈吩咐：“于妈，快去准备点早饭。”舜悦说：“不用了，姑妈，我在车上吃了早点。”

“车上哪能吃的舒坦？舜悦稍等一下，饭一会儿就好。”于妈说。韵絮的妈妈对待于妈有点像亲姐妹样，从不许于妈称韵絮小姐，更不准称润泉为少爷，而是像家人一样直呼其名。她没有把于妈当外人看，而是把她当成家庭的一员。因此，于妈称舜悦也没有小姐的字眼。

妈妈落座后，突然又叫了一声：“于妈，把泉儿叫起来，让他见表姐。”

好一会儿，润泉懒洋洋地蹭出了屋，爱答不理地瞅了舜悦一眼。舜悦迎了上去，“姑妈，这就是您信上讲得‘泉儿’啊。润泉你真勇敢，看了姑妈的信，我就非常想见一见，那个能在深湾里救出韵絮的小男孩，是多么可爱的好弟弟。”她大大方方地拉住了润泉的手，说：“润泉，我是你的姐姐，我叫舜悦。”